

兒島戲吉郎著
孫俚工譯

中國文學通論

中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章 概說上……………一

韻文底名目 韻文底分類 一 謠諺 二 箴銘 三 頌贊 四 哀弔 五 祝祭 六 詩歌 七 賦騷

八 連珠 九 詩餘

第二章 概說中……………一四

自然與人爲 形文與聲文 詩歌底功用 天人一體 神人一氣 移風易俗

第三章 概說下……………一九

優劣批判底權度 作者底性格 讀者底感情 詩人底理想 神韻派 格調派 性靈派

第四章 謠諺一……………二九

謠諺底價值 政治的價值 歷史的價值 教育的價值

第五章 謠諺二……………三二

謠底字義 謠底形式 諺底字義 諺底形式

第六章 箴銘……………三九

箴銘底特質 箴底由來 官箴與私箴 銘底由來 箴銘底韻法句法

第七章 頌贊 四三

頌底特質 贊底特質 頌底源流 頌底體式 贊底體式 贊底源流

第八章 哀弔 四七

哀弔底特徵 哀辭底源流 弔文底源流 誄底源流

第九章 祝祭 五二

祝祭底目的 祝祭底源流 祝祭底形式 盟辭與誓辭 嘏辭 玉牒文 上梁文

第十章 詩歌 五七

體式與品致 四要素 立意 修辭 天才 學力 妙悟與精力

第十一章 詩底體製 六八

時代本位 個人本位 句法本位 篇法本位 書名與地名

第十二章 詩底法度 七四

詩法底由來 字法 句法 章法及篇法

第十三章 古體 八二

古體近體底區別 古體底句法 古詩底平仄 篇法 押韻法 一韻到底與轉韻 轉韻底形式 轉韻底正格 轉韻底要訣 蛛絲底接法 通韻底範圍 同字韻

第十四章 樂府上……………九六

詩與音樂 樂府底由來 樂府底種類 樂器 金石 絲竹 匏土 草木

第十五章 樂府下……………一〇九

樂府底四品 樂府底作者 名實不相合 短笛錢歌與鞞舞歌 內容底類別 琴曲瑟曲相和曲

橫吹曲 命題意義

第十六章 四聲五音……………一二一

四聲之別 四聲底發明 四聲與梁武帝 韻書與韻學者 五音與四聲 音韻底變遷

詩人底誤用

第十七章 八病……………一三〇

詩病 平頭 上尾 蜂腰 鶴膝 大韻 小韻 旁紐 正紐

第十八章 雙聲疊韻……………一三六

果是詩病嗎 雙聲疊韻底定義 熟語與雙聲疊韻 雙聲對與疊韻對 雙聲詩與疊韻詩

詩病的雙聲疊韻

第十九章 近體上……………一四一

律詩底稱呼 律詩底流行 律詩底起源 律詩底篇法 起聯領聯頸聯 尾聯 偷春

體蜂腰體 對偶底難易 律詩底句法 平仄排次 五言七言底難易 押韻法 排律

第二十章 近體下……………一六一

絕句底難易 絕句底稱呼 絕句底發生 起承轉合 轉句底功用 平起與仄起 五言

與七言 神韻與法式 唐底樂府 陽關三疊

第二十一章 對偶法……………一七六

自然生成之象 對偶底種類 隔句對 當句對 回文對 聯綿對 雙擬對 流水對

重字對 雙聲對 疊韻對 虛字對 色對 數對 正名對 合掌之病 奇對

第二十二章 聯句集句……………二〇〇

聯句 其形式 其韻法 集句 集經詩 和韻 分韻

第二十三章 賦騷……………二〇九

賦騷底性質 賦騷底功用 賦家底理想 賦家底精力

第二十四章 騷底體式……………二一三

騷底名義 騷底特徵 騷底文體 辭賦之祖

第二十五章 賦底體式……………二一八

賦底形式與內容 楚賦 兩漢底賦 三國六朝底賦 唐賦 宋賦

第二十六章 連珠……………二二三

陸機以前的連珠 連珠底篇法句法及押韻法 連珠底目的及性質

第二十七章 詩餘一……………二二七

詩餘底名義 詩餘底性質 詞話 詞集 圖譜

第二十八章 詩餘二……………二三一

宋詞底起源 宋詞底全盛 北宋底詞傑 南宋底詞傑 二十傑以外的詞人

第二十九章 詩餘三……………二三九

詞底體製 同名異體 異名同體 詞名底緣起

第三十章 詩餘四……………二四九

詞底韻致 詞人底理想 詞底章法 詞底句法 詞底字法 平仄及押韻法 通韻底範圍

亡國之音與宋詞底特色

第三十一章 結論一……………二五六

文字文章底方圓曲直 詩歌賦騷底甘苦生熟 文學上的貴族與平民 文學上的男性與

女性

第三十二章 結論二……………二五九

文學與政治 詩人與天地自然 月露風霜 山水草木花鳥

第三十三章 餘論……………二六三

現今詩人底積弊 詩人無血無淚無俠骨

中國文學通論中卷

韻文

第一章 概說上

韻文底名目 韻文底分類 一、謠諺 二、箴銘 三、頌贊 四、哀弔 五、祝祭 六、詩歌 七、賦騷 八、連珠 九、詩餘

中國底韻文種類甚多，範圍極廣。其體製因時代而不一，命題亦由人而各殊。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遂生出數十種的名目。

古來辨韻文之體的很多。如晉陸機底文賦立詩、賦、碑、誄、銘、箴、箴、頌底名目，梁劉勰底文心雕龍立騷、詩、樂、賦、頌、讚、祝、盟、銘、箴、碑、哀、弔、封禪底名目，蕭統底文選用賦、詩、騷、七、辭、頌、贊、符、命、連珠、箴、銘、誄、哀文、碑文、弔文、祭文底分類。至虞元種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咏、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二十四種名目，明方以智底通雅取之。然二

十四名之中，行吟、怨歎、篇引、歌曲、調之類，皆是樂府底命題，畢竟不可作為詩中細目而獨立於詩以外。因為樂府元是屬於詩的。五代時，蜀有牛希濟（二）其人，作文章論立文章底區別，為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十六目。然宋以後，論詩文之體的，多取文選底分類法。如宋李昉底文苑英華一千卷，呂祖謙底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蘇天爵底元文類七十卷，明程敏政底明文衡九十八卷皆是。以外明之吳訥有文章辨體五十卷。主要是為辨別文詩底體製而編輯的。又徐師曾有文體明辨八十四卷，這是取了吳訥底辨體更加細別，而分為古歌謠、古詩、楚辭、賦、樂府、律詩、絕句、和韻、聯句、集句、盟誓、七、連珠、箴、規、戒、銘、頌、贊、哀辭、誄、祭文、弔文、祝文、嘏辭、玉牒文、上梁文等三十餘種。然予於茲定韻文底分類為謠、箴、銘、頌、贊、哀弔、祝祭、詩歌、賦、騷、連珠、詩餘九類而辨明之。

(一) 謠 諺 謳 誦 誦 諺

(二) 箴 銘 箴 銘 戒 規

(三) 頌 贊 頌 贊 符命文

(四) 哀弔 哀辭 哀策文 弔文 誄

(五) 祝祭 祝辭 祭文 盟辭 誓辭 嘏辭 玉牒文 上梁文 醴辭 醴辭

一字辭

(六) 詩歌 詩 歌 樂府 歌行

(七) 賦 騷 賦——騷——辭——七

(八) 連珠

(九) 詩餘

以上的分類，是察韻文底形式與性質而區別的。例如：謠、諺、箴、銘、頌、贊、哀、弔、祝、祭，概爲四言，在形式方面雖相同，而性質是各殊的。謠、諺發自民庶之口，諷刺之言多；箴、銘成於貴族之筆，聖賢儆戒之義多；頌、贊是揄揚人之功德的，從人之快感而起；哀、弔是悲死傷天從人之哀情而生；祝、祭是祭天地神明的，從祈禱報謝之心而出。則五者底性質各殊，不但異其源泉，而且異其目的。詩歌與賦、騷，不但各異其形式，而且連珠雖是賦之支流，然與賦比而句法不同；詩餘雖是詩之餘流，然與詩比而韻法有別，四者固不可歸入於同一的範圍。今於此，就謠、諺以下九類而一一溯其源流，探其津梁吧！於陸機以後的分類，豈敢置喙，不過是表示愚者之一得而已。

(一) 謠、諺概是短歌，是俗歌，是平民文學。這實是流露天真，把人情盡量寫出，決不假讀書學問之力的。故謠諺底發生，遠在唐虞、三代之前，明之馮惟訥 (二) 底古詩紀 收載從上古至隋的歷代底謠、諺，清杜文瀾 (三) 底古謠諺輯錄 從太古至明止的謠、諺而爲一百卷。這可尋討所謂平民文學底源流哩。其類目有四：一謠，二謳，三誦，四諺。然其實四者皆一而已。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毛詩魏風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薛漢 (四) 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則謠是與金石絲竹不相和的，只是謠者自身搖曳音聲而歌詠的。故雖兒童

亦能在經史子中童謠底表見爲數不尠。所謂謳，說文云：「齊歌也。」顏師古底漢書高帝紀注云：「謳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則說文所謂齊歌底意義不甚明。而正字通（五）云：「謳爲歌之別調，歌爲謳之總名。」則亦是一種底俗文學。宋有城者之謳，築者之謳，見於左傳。所謂謳，就是國語所謂「師箴、賁賦、矇誦」之誦，爲以聲節曲調的意義，然亦非士君子底雅調。鄭有輿人之誦，魯有國人之誦，見於左傳。國語所謂諺，卽俚語，卽鄙言。蘇秦說韓、魏、六國之王，引「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之諺，事見史記及戰國策。要之，謠、諺是行於民俗之間的短歌。故文章辨體、文體明辨等皆把古歌謠獨立於詩賦以外，古詩紀亦把謠辭、諺語作爲詩歌底別調看待。

（二）箴銘是貴族文學，出自儆戒之心。所謂箴，說文云：「箴者，誠也。」卽取規誠之義。所謂銘，釋名（六）云：「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是取發揚有功德者底名聲之義。然亦是以警誠爲主的多。故文心雕龍云：「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警戒實同。」箴之起源，發於虞夏商周，流行的有周虞人箴一篇載在左傳。這就是揚雄底十二州牧箴及二十五官箴底典型。銘亦流行於商周之世，鼎彝尊卣盤匜之屬無不有銘。然其辭不傳的多，湯王底盤盟獨見於大學，武王底器物銘十七章見於大戴禮。然銘之最發達的，漢魏六朝之際，如唐宋尤其踴若其後。戒一作誠，文心雕龍云：「戒者，慎也。」文中子（七）云：「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禍事，其誠之功乎！」戒之性質，與箴銘同取警誠之義。看了淮南子所載堯之戒云：「戰戰栗栗，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可知戒之體式亦與箴銘無大差。故文體明辨云：「戒者，箴之別名也。」然後

人或有用五言體的，這非戒之正體。況乎用散文體的更不必說了。規亦爲箴之別名，與戒同類。只箴本來是以誠君王之闕爲主，規是臣下互相規諫的。然隋以前，規之文體，還未發生。至唐而元結（八）始作五規。但後人作之者殆希有。

（三）頌贊是頌揚贊美人之功德的，或由臣頌君之盛德，或由賓贊主人之成功，或以之施於等儕，而表親厚之情，或以之用於古人，而寓尙友之意，甚至對於器物禽獸，都有致頌贊之意的。其體以四言成一句，以隔句押韻爲常式。劉勰論頌云：「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可謂能辨頌底體了。又論贊云：「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可謂能辨贊底形式了。故宋王應麟底玉海引真德秀之說云：「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然頌比於贊，尤貴瞻麗宏肆。」

頌體製有古今之變。毛詩底商頌、周頌，皆是稱成功以告於神明的，爲頌之古體。至魯頌單是頌魯公之功德而已，以之爲近體之祖。後世揚雄底趙充國頌、陸機底漢高祖功臣頌，皆是從魯頌出的，然王褒底聖主得賢臣頌及韓愈底伯夷頌皆是變體。又贊以魏王粲底正考父贊、晉夏侯湛底東方朔畫贊爲正始，如史記漢書底論贊還不是正體。又符命文是爲受命天子鋪張盛德洪業，旁及瑞應，而文心雕龍立封禪之名題，在文選始設符命之名目。司馬相如底封禪文、揚雄底劇秦美新、班固底典引等，皆符命底正始。其體式殆與頌同。這是予特別把符命屬於頌贊的所以。然性質上，以之屬於祝祭，也許可以吧！

(四) 哀弔是對死者而致其愛惜痛傷之情的，或曰哀辭，或曰哀文，或曰哀策文，或曰弔文，或曰弔辭，或曰誄。皆以辭遣哀，名雖殊而實則一。其所哀，或傷有才而不見用，或痛有德而無壽。所弔，或對古人致追慕之意，或對今人寓愛惜之情。且其體有四言體與騷體，哀弔及誄皆同。哀辭底源流，崔瑗、班固發其源，徐幹大其流，及潘岳出，而情文兼至，盡善盡美。降至唐、宋之世，韓愈底歐陽生哀辭爲四言，以今爲讀，曾鞏底蘇明允哀辭爲三言，亦以今爲讀。弔辭則濫觴於賈誼底弔屈原原文，後世之弔辭用騷體的多。柳宗元底弔屈原原文及弔樂毅文等無不皆然。

誄者累也，累敘死者底德行，以表旌其不朽也。周之時，大祝作誄辭，見於周禮春官。然古之誄，由貴者對賤者而施的多，賤者不敢誄貴者，幼者不敢誄長者。禮記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卽是。故魯莊公誄卜國，哀公誄孔子，是遵古禮的。然列女傳及文心雕龍敘柳下惠之妻誄惠子，可知春秋時代未必限於賤者與幼者而已。故揚雄之誄元后，是誄貴者的，潘岳之誄楊荊州，顏延之之誄陶徵士，皆是誄長者的。其體式，文心雕龍云：「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隱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可謂中肯之語。文選所載自曹植、潘岳、顏延之之誄，皆用四言，巧寫其人，善道其哀，誠不負誄之典型哩。柳宗元底虞鳴鶴誄及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很能承風襲其體。

(五) 祝祭是對天地、山川、宗廟、社稷等一切神明而致祈禱、報謝、盟詛、誓願之意的，在三代以前已發祝祭之端。禮記郊特牲舉伊耆氏蜡祭之辭，(九)實爲祝祭底權輿。然上古底祝辭、祭文，皆是爲天子諸侯而作的貴族文學，

而不是平民本位的文學。周官制使大祝掌六祝之辭，主要是爲天子祝福的，欲使天下受多福保正命，亦不外帝王本位。所謂六祝是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筮祝，見於周禮·春官。然就六祝底解釋，諸家所見各異，如順祝或以爲祈豐年，或以爲祈三才協順；年祝或以爲求年壽之永貞，或以爲祈豐年；吉祝諸家皆以爲祈身體底康強，子孫底繁榮的；化祝或以爲是祈弭干戈變禍亂，移哭泣爲歡笑，或以爲祈休徵嘉瑞化被六極；瑞祝是祈無風雨水旱之災，見甘露體泉之瑞；筮祝是祈遠罪疾的。六祝底區別，雖不甚分明，猶勝於文體明辨所分脩祈報辟謁六類。

上古底祝祭，雖是帝王本位，後世以之用於士庶人，以祝辭爲賀吉祥善事的文，表慶賀之意；以祭文爲祭死者的文，表哀傷之意。這是性質上的變化，同時祝祭底目的也起了變化。其他有盟辭、誓辭、嘏辭、玉牒文、上梁文等，皆祝告神明的東西，文之性質上固屬於祝，然形式卻取了散文體的多。

(六) 詩歌是韻文底源泉，本幹，多少的支流，是從這裏分出；多少的枝葉，是從這裏發生。而詩歌底起源，卻遠在三皇五帝之時。據史傳，伏羲氏之世，有網罟歌，(一〇) 黃帝之時，有彈歌。(一一) 然其辭皆不傳，現今詩歌底濫觴最可信據的，莫若舜底股肱歌。(一二) 與臯陶底元首歌。(一三) 形式甚單調，而章法、句法及押韻法等與其說是有古色，寧可說是稗氣還覺適切。至周而四言體完備，至漢而五言體完成，至唐而七言體大成，詩歌底體式始定。其名目有曰詩、曰歌、曰樂府、曰歌行之別，其實則一而已。舜嘗告夔曰：「詩言志，歌永言，」實千古詩歌底斷案，魯之師亥云：「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亦是從舜之斷案以明詩歌底定義的。又樂府底稱呼是始於漢世，稱爲可和金

石合管絃的詩。卽樂府爲樂章之謂，與舜之所謂永言的歌，師亥之所謂所以詠詩的歌相同。故文選把樂府列爲詩中之一名目，雖得當，然如文心雕龍以樂府爲詩賦以外的類目，文苑英華分爲歌行與樂府二類，皆是錯的。故唐、宋以後的詩集，不但把樂府獨立於古詩以外的多，而後人又把歌行獨立於樂府以外。然樂府固是古詩，歌行亦是古詩。故曰樂府，曰歌行，是從形式上以區別律詩絕句，決不是應超脫於古詩外。三代無樂府底名目，然詩經三百篇皆是能和金石合管絃的。則三百篇爲周代之詩，同時亦可說是周代底樂府、歌行。要之，詩與歌元是同一物的，詩是歌的原文而歌是音樂的把詩朗詠的。而樂府及歌行實不過歌底異名。

(七) 騷賦是詩歌底分歧、支流。然其歧路甚大，流域極廣。顧賦始於荀卿，而一變爲宋玉、賈誼，再變爲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等皆襲相如之風，漢、魏、六朝實爲賦底全盛時代。降至於唐，爲排律的賦，至宋爲散文的賦，至於明、清，殆絕迹滅影。顧荀卿底賦，如今之謎語一樣，專用隱語；局面不如司馬相如一樣的宏大；辭藻不如宋玉、賈誼一樣的富贍。然宋玉、賈誼底賦，實胚胎於他，他底賦，可稱爲賦底濫觴。降而至於漢、魏、六朝之際，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等，皆於一篇賦中傾注滿身熱血，以享百世不朽的盛名，唐、宋底賦，概氣餒力不足，有勁弩末勢之觀，可謂爲賦底末流。故唐 杜牧底阿房宮賦取排律的形式。宋 歐陽修底秋聲賦及蒼蠅賦取了論文之體，蘇軾底前後赤壁賦取了記文之體。這等皆是膾炙人口的作品，但已非賦之正宗，可說是一種的混血。

騷始於屈原，宋玉、景差是親炙的，賈誼是私淑的。其他司馬相如底長門賦，揚雄底甘泉賦，張衡底思立賦皆不

用他們得意的筆法而取了騷底句調。也許荀卿底賦是由古詩變化而來的，屈原底騷是由荀卿底賦而轉化的，而司馬相如底賦，是由屈原底騷脫化而來的吧！故他們以賦手而時用騷體，可謂不忘其本。故宋宋祁以離騷爲辭賦之祖。然騷與賦依時代而盛衰各殊。明之胡應麟嘗論賦騷云：「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

辭是指楚辭底一體，以離騷爲中心而總稱九歌、九章之類的。故辭與騷異名而實同，辭是騷底總名，騷是辭底特稱。顧楚辭底稱呼，始於漢之劉向，主要是集屈原、宋玉以下楚人之作，傍採非楚人而能承楚風爲楚聲的，命名爲楚辭。蓋詩經有國風，西有秦風，東有齊風，北有唐風，南有陳風，而沒有楚風。這是劉向輯錄屈、宋以下的楚調與周詩相對命名爲楚辭的所以。卽辭以離騷體爲正體，陶淵明底歸去來辭，已屬異數，漢武帝底秋風辭，固爲變則。宋陳知柔說明詩與騷底關係云：「詩變而爲騷，猶可，然其說明騷與辭的關係云：『騷變而爲辭』則不可。其說『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遠』尤爲不妥。」

試察賦、騷、辭底字義，賦者布也，敷也，鋪也。釋名云：「敷布其義謂之賦，」賦就是敷陳其事，鋪敘其情，敷衍其辭，不厭冗長，而以莊麗爲要的。班固稱：「賦者古詩之流，而雅頌之亞也，」摯虞云：「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是就內容而言，其外形完全與詩殊。其在詩六義中的賦，固屬於別系。因爲賦比興是就作詩的手段而言的，在韻文分類上尙未成一個獨立體。騷者愁也，憂也。史記底屈原傳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卽是一篇離騷是從屈原底憂愁

之心而出的。其文中楚音多，且以兮字爲句讀，爲騷體底特徵。後世稱詩人爲騷人，亦是從這意義而出的。辭本作詞，在訓詁上，辭與詞同義，但與在文學上的辭與詞，完全是別物。因爲辭是指賦騷，而詞是指詞曲之詞，卽詩餘。李善（二四）底文選報任少卿書注云：「辭爲言辭，」楊倞底荀子正名篇注云：「成文曰辭，」可以想見辭底字義了。

七是賦騷之流，徐師曾云：「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辭七諫之流也，」孫鑛云：（二五）「七亦是楚騷流派，分條侈說，全祖招魄。」其辭貴駢儷，其意以諷諭爲旨，其體用問答。雖時有似散文的處所，然概爲韻語。後世賦家往往有用此韻法的。蘇軾底前後赤壁賦卽是。七底起源雖在楚辭中有七諫，然尙未成體，漢枚乘底七發，可爲其正始。邵長蘅嘗稱枚乘七發可與司馬相如底虛賦並駕齊驅，云：「相如之賦，枚乘之發，一時兩雄，不可偏廢。」予可斷言相如底虛賦是從乘之七發蛻化而來的。在枚乘以後，傅毅底七激，崔駰底七依，張衡底七辨，崔瑗底七厲，馬融底七廣，曹植底七啓，王粲底七釋，張協底七命，陸機底七徵，桓麟底七說，左思底七諷相踵而成。故傅玄集之而撰七林數卷，謝靈運亦輯之而成七集十卷。概屬模擬，無有新意，枝附影從，徒然屋上架屋，不過鋪敘宮館、畋獵、車馬、衣服、肴饌、聲色等一時的快樂而已。至柳宗元底管仲，以七之體式應用於散文，固屬於別派的。顧七之特徵，通篇是八段，第一段爲序。第二段以下說七事，在戒膏粱之子，這是七之命題的所以。然劉勰解七發云：「七竅所發，」李善云：「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皆不可從。

（八）連珠未必是陸機底創作，但從機之演連珠五十首入了昭明之選以來，百世底詩人，無不仰宗他。然陸